

病人离不开我们,我们也放心不下病人

# 中医肿瘤专家孙彩珍: 看到病人康复 付出再多都值得

记者 寿亦萍

口述:中医肿瘤专家 孙彩珍

“肿瘤不是易治之症,也不全是不治之症,肿瘤是难治之症。”别人不知道,我平时的压力是超大的。因为治疗这个肿瘤、肝硬化呀都是很难很难,几乎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找路。我得打着灯笼自己找路,更贴切地说自己修路。

“生命诚可贵”挽救生命已成为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我们从医路上亦确如此,有多少次要放弃,但一听到病人或病人家属熟悉的声音,求救的声音,再苦再难也就不回头一直向前。我看过的有一个病人的战友是搞房地产的,他说:“你们搞这个太累了,连喘息都困难,搞点房地产好了。”后来病人听说了,说:“孙医师,你们的工程在哪里,你们的工程在哪里我就和这些病人一起坐到你们工程的地方,看你们还搞不搞得成。”听这话:“哎,算了,算了,不搞了,病人离不开我们啊,我们也放不下这些病人啊!”

肿瘤、肝硬化这个病治疗难度可想而知的大,以至于有些病人一查出来就慌了。有的听说是中晚期就觉得山穷水尽了,四处打听何处有生的希望,他们在找成功的榜样和例子。

100个肿瘤病人,去了上海北京等地想尽办法治疗,可能有60个还有可治疗的希望,但还有40个被告知不可能了,这40个中又有一部分找到我们这里,我觉得这部分的成功更有意义。

## 在父亲身上试药

### 生怕一帖药下去父亲没了

我出生的金华磐安县方前镇陈岙村,是个中药材之乡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很小的时候,我就认识了好几十种草药。我的小学在村里的祠堂,天井后面有间房,专门用来堆草药。学校没钱,上课用的粉笔铅笔本子,需要大家上山采草药换。每年春秋两季,我就会和同学们一起背着背篓上山采药。半夏、前胡、金钱草、鱼腥草、山楂、覆盆子,这是我对草药的最初体验。家里人有小病小痛,也都是自己采草药解决。拉肚子了,就煎点凤尾草水喝;发烧了,就吃点金钱草、蒲公英;小便热淋了,就吃点车前草。那时,我的堂兄是村里的郎中,不上课的时候,我会跟在堂兄屁股后面,看他搭脉看病,帮他配药。

最终能走上中医这条路,是因为父亲的一场大病。1992年年初,我的父亲被确诊肝癌。当时我25岁,找到堂兄过来给父亲看病,吃了两服药,未见起色。看着父亲越来越痛苦,我和家人决定冒险,敲定了一个方子。当时心里真的没底,就怕父亲喝下后,就去了。过了一天,父亲没事,但到了晚上,又出现肚子胀,我和哥哥赶紧再去抓药。后来,主方不变,其他中药一直视情况增减,没力气了加龟板,睡眠不好了,加夜交藤。父亲一点点好转,三个月后居然能起身行动了。自此,许多村民专门来找我们看病。我一边给病人看病,一边苦读医书,几年后拿到了浙江省中医学院(现更名为浙江中医药大学)成教学院毕业文凭和执业中医师证书。于是,我们把诊所开到了县城的街上。再后来,开到了东阳。2003年,我们来到杭州,许多老病人一路跟着我们。

坚定的“祛邪”派很多康复病人,夸我是“再生父母”,我要说的是,这世上没有什么神医,都是下苦功夫得来的。我最想感谢的是病人和家属,看了近30年肿瘤,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,很多经验和教训实际上是用病人的生命换来的。为治肿瘤,我们考察研究了国内各种用中医方法治疗肿瘤的门诊部和医院,在研究中,我们发现,扶正祛邪法、以毒攻毒法都各有优点和局限。经过反复验证后,对于治疗肿瘤,我们慢慢形成了自成一套的方法:解郁、通络、软



中医肿瘤专家孙彩珍经常举行义诊活动

坚、排毒。历来中医治病,是扶正还是祛邪,意见总是不统一。许多肿瘤一发现就已经到了晚期,此时应该攻邪为主还是扶正为主,确实也不好回答。为了求稳,“宁可误补、不可误攻”的思想有;“扶正、攻邪两不耽误”的有;“扶正即是祛邪”的也有。我是坚定的“祛邪”派。“肿瘤是癌毒高度集中之处,就像是一座顽固的堡垒,堡垒不能攻破,就谈不上治疗肿瘤,更谈不上清扫体内的癌毒。所以我们常常用比较猛烈的手段,来祛除人体内的邪气。我们发现,肺、肝、胃、大肠、妇科等肿瘤,跟气滞有关。气滞致病,就要解郁。肿瘤病人体内有癌毒,有瘀血、毒火、痰湿、食积停滞,所以我认为要立足于祛邪为主。”

“此时若大补,你补下去的东西,肿瘤可能吸收得更多。打个比方,100元的补药,身体可能只吸收30元,70元是被肿瘤吸收了。用得不好,人参也是毒药。就像是疔疮,如果疔未溃之前就用人参等补药,不仅疔疮不好转,反而会出现毒不外出,反向内攻,出现发热等危象。古训讲人参杀人,还是有道理的。肿瘤切不可妄补。用得好,大黄也是补药。如果病人热毒炽盛、大便干结或泻痢、口干、口苦、烦躁不安,用点大黄排除体内毒素,不但大便可恢复正常,脾胃功能也会改善,精神也会随之好转。”我们主张祛邪为主,如果要补也选龟板、野生紫灵芝等,让肿瘤补而不滞。有时候,面对随时都可能离世的严重病人,我内心也很复杂。如果想求个太平,给他开一点调补的药,即使治不好,家属也不会埋怨。但如果对这样虚弱的身体还要采取大剂攻下法,一方面不容易被家属理解,另一方面确实要冒比较大的风险。但是,我认为,只要掌握好分寸,大剂攻下法可能就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。当然了,中药讲究因人而异,不是所有的肿瘤、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大剂攻下法。临床会区分是否因病致虚,还是因为手术、放疗化疗后致虚。如果因病致虚祛邪后邪去正气自然就恢复了,如果因为治疗引起的在专病专方的基础上,根据辩证,会适当加点补气血调阴阳的药,不会千篇一律的。

## 病人离不开我们

### 我们也放心不下病人

我这一路走来,最想感谢的是我的这些病人,没有这些病人的信任和支持,我可能不会走上从医这条路。

在我和哥哥治好父亲肝癌的消息被口口相传后,来找我们看肿瘤的人,一个两个三个,越来越多。

第一个找过来的是天台一个淋巴瘤脑转移的病人,40岁来,淋巴瘤二次手术后,转移到脑部,卧床不起,家里已经在给他准备后事。

“他老婆和哥哥去方前镇里买木材做棺木,卖棺木的老板说,你们不如去孙彩珍兄妹那里吃吃中药看,也许还能捡条命回来。刚好那天我们回老家经过老板家,老板指着我们,介绍起了我们救父亲的经过。”

“这个天台的病人家属听到后,抓牢我们,让我们一定要给他弟弟去看看。我们说这个病没看过,没把握的。家属说,你爸爸的病你们之前不是都没看过,这次我弟弟的病你们也当试验好了,治不好不怨你们。”

“我们还是坚持不肯看,当天晚上,病人的老婆回老家,他哥哥跟着到我们村里住下。第二天,病人老婆说,一定要试试我们的中药,哪怕吃不好,棺材里都要带走。我们听了有点感动,决定试一试。我开始想,肿瘤在脑子里与在肝里有相同点,也有不同点。想好了方子,一部分药材,去药房配,还有一部分,去山上挖。就这样,配齐了药,拿回去给病人吃。半个月后,我碰到病人哥哥,背着一大袋编织袋过来,我以为他要退药,我说这药不好退的,退了我们没用的。病人哥哥一言不发,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,原来是一大袋花生,他弟弟家种的,送过来给我们吃。哥哥跟我们说,他弟弟以前一天24小时,有23小时都在头痛,1小时是好的,现在倒过来了,人舒服多了。”

“这次,他哥哥过来是给他弟弟再次配药,哥哥说,这药有点贵,能不能配便宜点的。我们把龟板换成了何首乌。半个月后,哥哥又来了,反馈说,这次我们带足了钱,还是要配跟第一次一样的药。后来,哥哥一次次过来,他弟弟吃了七个多月的中药后,没来配药,也没了声响,我们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,我父亲自告奋勇去看他,回来说,家里条件紧张没钱继续吃药了,但是人好的,可以跟他老婆一起在地里种菜了。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后来,多年过去了,这个病人还介绍了病友给我们。”

回想起那些年的经历,这样缠着一定要给药吃的病人和家属几乎天天都有,有的甚至一过来就下跪。

正因为有了病人的信任,病人的黏住不放,我才一步步走上从医之路。虽然一路走来遇到种种困难,但一想到病人求助的眼神,听到病人求救的声音,再难也要挺过去。“病人离不开我们,我们也放不下这些病人”,加上一路上走来总会遇到很多帮助我们的好人,所以一路摸索走到现在。现在,我们有了自己的肿瘤患者康复俱乐部,每年组织他们出去玩好几次,看到他们康复,生活过得多姿多彩,作为医生,付出什么都值得了。

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为肿瘤发愁,想了解更多中医治疗肿瘤的知识,可咨询本栏目编辑。